

蒙古王府行脚

莊烈

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外一章

我走後，書房中只剩下呂敬池和姜小姐二人。呂敬池道：「小姐！妳剛才爲什麼哭？是不是他欺侮妳了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妳想到那裏去了，我已經和他談判過了，但是他理由多得很。」呂敬池道：「莫非梁山上的軍師——無（吳）用？」

姜小姐道：「我說拿錢幫助他建軍，他說甚麼國家已上軌道。不是張作霖時代啦。我叫他留下來，他又說甚麼故鄉情濃，倚閭爹娘何堪啦。總之理由一大堆，大姐！我是一點主意也沒有了，妳要幫我拿個主意才好。」呂敬池道：「我已經向他暗示好多次了，他一直裝聾作啞，這件事有些棘手，我也沒有主意了，我看只有把老太太搬出來，請她出面，因爲老人家畢竟年歲大，見多識廣，或者能想出一個道理來。」姜小姐道：「我也只有這條路了。」

媽替女兒拿個主意

於是姜小姐穿上大衣，二人一齊下樓，來到老太太房裏。掀開門帘，只見滿屋煙霧瀰漫。老太太正躺在炕上，手裏擎着一枝大煙槍，對着一盞玻璃煙燈，唏哩呼嚕的吸個不停。對面躺着魏

嫂的女兒，乳名招弟，幫着用籤子打煙泡。見她們二人來了，一齊把煙具放下，坐了起來。

老太太看見女兒面色不對，問道：「文揚！有事嗎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媽！他要走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誰要走了？看妳這孩子說話沒頭沒腦的。」

呂敬池道：「今天莊參謀來說，他們的隊伍要開拔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不在巴圖營子住了？要開到那裏去？」姜小姐道：「莊參謀人怎麼樣？媽！您說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人長得很英俊，很討人喜歡，媽不是早說過了嗎？我女兒看上的人，還會錯嗎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可是人家看不上我呢，媽！我不是生得很醜？」說着一屁股坐在老太太的腿上，兩手勾住老太太的脖子撒嬌。

老太太笑道：「妳快下來，不要擰搓我。」這時招弟送上一杯茶來，老太太接過一飲而盡，又在煙盒裏抽出一枝海盜牌香煙來，擦火柴點燃了，放在嘴裏抽着。

姜小姐伸手在老太太的嘴裏，把香煙搶過來，擰熄了丟在痰盂中道：「媽！不要抽煙嘛，我和您說話呀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這孩子！好好一枝

香煙糟蹋了，多可惜。自從日本投降後，到北京的鐵路斷了，已經很久買不到好香煙了，『粉刀』（按海盜牌香煙盒上印着持刀的海盜圖案，錫紙是粉紅色的，東北人俗稱『粉刀』）是最喜歡的牌子，虧這孩子心細，買來送我。他走了我還真有點捨不得，妳沒問他，甚麼時候還會回來？」

姜小姐道：「走了就不會回來了，軍人又不是老百姓。」老太太驚道：「那妳和他的事怎樣了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就是爲了這件事來問您呀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妳和他不是常在一起嗎？感情已經到了甚麼程度了？有沒有談到婚姻問題？我一到晚上躺在炕上，成了廢人一個，而且現在時代不同了，甚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早已不興了，所以我一切都由着妳。」

姜小姐道：「媽！現在不要再說這些了，請您趕快給我拿個主意，我都快要急瘋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們兩人怎樣談的？只要他肯答應婚事，甚麼條件都行。」姜小姐道：「甚麼話我都和他說盡了，人家就是不肯答應。」

老太太不悅道：「我女兒那點配不上他？又

不是嫁不出去，文揚！妳年紀小，還在讀書，談婚姻也早了一點。」姜小姐道：「媽！這些大道理，我都聽不進去，只求您給我拿個主意，否則我就終身不嫁，我要出家，到廟裏當尼姑去。」說着伏在老太太的懷裏嗚嗚的哭了起來。

老太太安慰她道：「孩子！不要哭，妳要媽怎樣做，媽都依妳。他不會馬上就走吧？」姜小姐道：「也就在這幾天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那還來得及，容我來想辦法。」

老太太說完，一躍下炕，精神抖擻向招弟道：「去把妳媽叫來！」招弟出去不久，把魏嫂找來，老太太吩咐道：「樓上書房隔壁那間房子最好，床帳桌椅也都齊全，就是冷了一點，妳快去找管事的，安個鐵爐子進去，再找工匠把窗子上玻璃取下一塊來，釘上鐵皮打個洞，裝抽風筒子，另外準備無煙煤、水壺、鏟子、火鉤等。屋子地板刷洗一下，桌椅窗子也擦拭乾淨。床上帳子摘下來另找一頂翠綠色的換上，被褥枕頭也一概換新的，在中午以前，務必都辦妥了，快去！」

呂敷池在旁聽了，喜得鼓掌道：「老太太做事，果真令人佩服，只待安排妙計釣金鰲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孩子！不要想歪了，這又不是劉備過江招親，男女間的情感，是慢慢培養出來的。過去只怪我太大意了，總認為文揚的條件好，看上一個小參謀，還會有甚麼問題？只怕他求之不得呢，誰想大謬不然。好在時間還來得及，還能挽回。從今天起，請他搬到我們府中來住，大姐！妳腦筋好，點子多，好好幫着文揚，多接近他，凡事順着他，討他歡心，動之以情，待之以禮，

人心是肉長的，不怕他不心軟。」

姜小姐、呂敷池聽了，都笑了，認為這樣安排是惟一可行之道。一個終年躺在煙榻上的枯槁老太太，爲了女兒的終身大事，突然變成另一個人，明快果斷，不能不說母愛之偉大了。

上燈時，樓上的房子，都照老太太的吩咐，收拾好了。煤爐子也生起火來了，室內溫暖如春，在燈光照耀下，煥然一新，儼然洞房似的。

佈置上房款待嬌客

晚上，我應邀來到王府內院，一到堂前，即見魏嫂已候在門外，笑道：「老太太和小姐她們都在樓上等着，請你上去。」我登上二樓，廊上已燈火通明，書房隔壁窗上，人影幢幢，我叩門而入，一陣暖風撫面，與春寒料峭的室外，判若兩個世界。老太太、姜小姐、呂敷池、招弟等都在屋裏，見我來到，一齊站起來相迎。我先向老太太問候道：「伯母您好！」老太太指着旁邊一張沙發叫我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在營中吃些甚麼飯菜？可不可口？晚上睡覺，舖的蓋的够不够暖？」

我道：「多謝伯母關心，一切都很好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住在外面總有許多不便，飲食起居，沒個貼身人照顧，還會好到那裏去；這間屋子已經收拾乾淨，床帳被褥都是新的，今天晚上，你就搬過來住，把這裏當成自己的家，我們全家人都歡迎你。」接着她又轉向呂敷池她們道：「你們要好好招呼他，不可怠慢！如果還缺少甚麼東西，可叫人送來。」呂敷池笑道：「我們那裏敢，老太太放心好了。」姜小姐則笑而不

答。老太太吩咐完了，便帶着招弟下樓去了。

老太太走後，我如釋重負，開始巡視新房陳設。鐵爐子正燒得紅紅的，爐上一把錫壺，水已燒開了，不停的冒着蒸氣。我道：「水已燒開了，水壺爲甚麼不拿下來？」呂敷池道：「屋裏有爐子，空氣乾燥，待久了嘴皮會乾裂，要用水蒸氣調節濕度。」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因爲我在南方住久了，冬天不冷，不用烤火，不懂這種原理。」呂敷池笑道：「這是特別爲你準備的新房，你先看一下，那裏還有不遇到的地方，吩咐一下再改。」我用腳搓搓地下，紅色地板，光亮如漆。四張單人沙發上，放着絲棉墊子，墊子正中間用花線綉着一大朵鮮豔的牡丹花。紅木茶几，鑲著翠綠色大理石，光潔如鏡。几上擺着一個硃砂花瓶，瓶裏插着剛折來的寒梅，正吐露着芳香。

房子中央，有四扇高與人齊的活動屏風，把房隔成兩半，屏風紅木雕花架子，飾以粉紅色錦幔。越過屏風，牆邊安着一張八寶玲瓏象牙床，床前放了一張與地板同樣顏色的腳凳。床架除了雕工精細之外，尚用各色翠玉寶石碎片，鑲成仕女、花卉、翎毛等圖案，或「八仙過海」浮槎凌波而來，或「麒麟送子」祥雲自天而降，或「嫦娥奔月」，或「蕭史吹簫」，或「玉堂富貴」。或「歲寒三友」，或「鴛鴦戲水」，或「柳堤聞鶯」，無不維妙維肖。床頭几上，一盞電燈，粉紅色的瓜形紗罩中，透出朦朧的光暈。床中堆着錦被緞枕。我踏上腳凳，坐在床上，興起無限思古之幽情，想起多少前朝古人，曾在這種象牙床上，演出多少綺麗春夢，枕邊細語。

忽聽叮噠幾聲鈴響，把我從沉思中驚醒，原來懸掛在床頂上幾串小銅鈴，因為我在床邊搖動，而響了起來。象牙床上，掛着一頂翠綠色絲羅帳，用兩枝黃澄澄的金鈎，將帳門左右分開，人在床上一動，帳上的流蘇，亦跟着顫動起來。我忽然想起，不知是那詩人的妙作：「白晝無端掩翠帷，含羞低問欲何為？阿郎休要輕狂甚，小心簾外小婢窺！」即在白晝，也不怕丫頭看見，掩上翠帷，雲夢高唐，及時行樂一番，多羅曼蒂克。呂戩池看見我精神恍惚的樣子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啦？」我登時清醒過來，楞楞的道：「大姐！捧茶來！我口好渴。」因為我從未喊過她大姐，呂戩池聽了，先是一怔，接着一聲：「得令！」聲音拉得長長的，完全模仿平劇「四郎探母」楊宗保的娃娃調，既清脆又悅耳，立刻引起一陣大笑。姜小姐捧着肚子笑道：「大姐！你好瘋。」我一躍下床，撫掌笑道：「此地樂，不思蜀。」

好一幅雙美啖梨圖

我們三人轉出屏風，來到沙發坐下，魏嫂已端上鮮菓和乾菓，共是八盤。乾菓有：糖炒栗子、乾爆銀杏、去皮膠瓠和乾殼荔枝。鮮菓有：黃岩蜜橘、蓋平蘋菓、天津鴨梨和檳榔蘿蔔。那檳榔蘿蔔有茄子般大小，一剖四瓣，青皮紫心，十分悅目。但究竟是蘿蔔而已，我甚為納悶。便問：「大姐！這蘿蔔也當作水菓，尚屬罕見，請道其詳。」呂戩池道：「檳榔蘿蔔和麵酸梨，同為關外特產，雖不登大雅之堂，但風味特殊，價錢便宜，貧富咸宜，也就出了名了。尤其到了冬天，水菓缺乏的時候，這兩種水菓更當令了。每當冬夜，大雪紛飛，朔風怒號，賣檳榔蘿蔔的小販，肩上背着一個木箱，裝着檳榔蘿蔔，用厚厚的棉套蓋着。走大街穿小巷，一聲：『檳榔蘿蔔！』淒厲的吆喝叫賣聲，傳得好遠好遠。」

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們家鄉山東日照，盛產大白菜和蘿蔔。大白菜在生長期，都用草繩捆着，收穫後，平放在地上，人站在上面都壓不扁。煮出來的湯，都是羊奶色，鮮美極了。至於蘿蔔，到了收穫季，都用侂車，一車一車往家拉。然後挖一個大坑，埋進土裏，吃的時候扒出來，莊稼人都拿來燒菜佐餐，稀鬆平常得很。那裏像檳榔蘿蔔，成了富貴人家桌上珍品。」

呂戩池道：「你吃吃看，味道如何？立見分曉。」我笑道：「我是土包子，會不會又像上次吃麵酸梨一樣，被你譏笑『孺子可教也』？」呂戩池笑道：「你心眼真小，總是記仇，我吃給你看看。」說着拿起一瓣來，咔嚓咬了一口道：「就是這麼簡單。」我道：「蘿蔔就是蘿蔔，味道再好，還是蘿蔔。麵酸梨味道不錯，還有沒有？」

呂戩池連道：「有，有，都擺在門外。」她立起身來，開門在走廊上，拎進一隻竹籃子來，籃子裏裝的都是麵酸梨。她放下籃子，倒了一盆冷水，然後把麵酸梨倒進水裏。一會功夫，水面上就浮起冰塊來，原來凍得堅硬如鐵的麵酸梨，都變成皮包水了。呂戩池用一隻大玻璃盤子裝着，放在茶几上。

我在盤中拿起兩個來，一個分給姜小姐，一個分給呂戩池，目的在欣賞二位少女的吃相。只見姜小姐是眉兒低垂，文文靜靜。呂戩池是坦率大方，自自然然。一幅少女啖梨圖，美得簡直可以入畫。

又一位紅豔薄命女

我欣賞完了她們吃梨，自己也拿起一個來，方要入嘴，呂戩池連忙攔住道：「方才你說要吃茶，到底吃茶還是吃梨？」我道：「兩樣都要吃。」呂戩池道：「不可以。」我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呂戩池道：「熱壓涼沒處藏。」這句話，你聽說過沒有？」我道：「請道其詳。」呂戩池道：「先吃涼的，後吃熱的會瀉肚子，所以說『熱壓涼沒處藏。』你要先吃熱茶，再吃涼的麵酸梨，保管沒事。」我道：「承教了，謝謝大姐。」呂戩池笑道：「你甚麼時候，學會了斯文？」我道：「我是客，理應如此，你不會說我酸吧？」呂戩池笑道：「客字上面加個『嬌』字，『嬌客』。」姜小姐道：「大姐！你又貧嘴了，我高攀不上。」這時魏嫂走進房來，用火鈎把爐蓋挑開，加上撫順露天掘的無煙煤塊，再用火鈎在爐中鈎了一陣，蓋上爐蓋，只聽爐火呼呼的響了起來。一會功夫，爐子都紅了，而抽風筒子也紅了半截。

姜小姐問道：「魏嫂！宵夜有甚麼吃的？」魏嫂問：「吃甜的，還是吃鹹的？甜的有銀耳、蓮子，鹹的有黏糕、凍餛。」姜小姐轉問我道：「你喜歡吃甚麼？甜的還是鹹的？」我道：「凡上有的都是甜的，就吃水餃好了。」姜小姐和呂戩池商量道：「大姐！你不叫魏嫂把凍餛和鍋

勺等，一齊拿到這裏來，現成的爐子，我們自己動手煮，多好玩，餃子又不會涼。」呂駝池鼓掌贊成道：「好呀！就是這樣，吃起來才有趣。」魏嫂聽了，下樓去把鍋勺碗筷等，一齊拿到樓上。一隻布口袋，向地上一放，鏗然有聲。

我道：「口袋裏裝的是甚麼？」呂駝池道：

「凍餃。」我道：「餃子黏在一起，不會壓壞？」

呂駝池道：「爲甚麼叫凍餃，凍了就不會壓壞。像關外這種天氣，餃子包好了，放在大簾籬裏，拿到院子凍上一夜，收起來裝在口袋裏，甚麼時候吃都可以。」我道：「那不是一個天然的大冷凍庫嗎？南方天氣就辦不到。」呂駝池道：

「你溜冰摔過幾次跌了？」我道：「很多，已記不清了。」呂駝池道：「痛不痛？」我道：

「當然痛，冰那麼硬，怎會不痛？」呂駝池道：

「那我呢？」上次在荷花池溜冰，她爲我摔了一跤，我一直心坎。因道：「大姐！很對不起，那次摔跛傷在那裏？妨不妨事？」呂駝池道：

「我回到屋裏，褪去衣服檢查，好大一片都青了。」我道：「大姐！我記在心裏就是。」呂駝池安

慰我道：「要想學好溜冰，就先準備摔跌，跌得越多越痛，學得越快，也越刺激，人就是喜歡找刺激。你不要撒嘴，這不是謬論，是事實。譬如明天我們去打獵，充其量打幾隻野雞、兔子或狐狸而已。這些東西如果在市上買，值不了幾何，但我們却出動許多人馬，兩者相較，得不償失，爲的又是甚麼呢？就是爲了找刺激。」

我撫掌道：「大姐高論，在下佩服。但不知

明天打獵的事，準備得怎樣了？」呂駝池道：「打獵要有『三好』才能滿載而歸。所謂『三好』是馬好、鎗好、準頭好。我們小姐有匹棗紅馬，就是關老爺騎的那種『赤兔馬』。此馬快、穩、馴俱備，上駟也，她擔心你不善於騎，怕你墜馬，所以在明天打獵的時候，讓我騎。」我道：

「謝謝！我有一匹白馬，名叫『雪球』，已經跟我很久了。」

呂駝池忙道：「千萬不可冒險，打獵的馬要經過訓練才能用，如一聽鎗響，驚了馬事小，把人摔下來，亂子可就大了。因爲打獵走的都是荒山野徑，萬一墜馬，輕則受傷，重則有性命之憂，可不是鬧着玩的。」我道：「我那匹『雪球』已經受過軍事作戰訓練了，不怕鎗聲。」呂駝池道：「馬有了，鎗呢？」我道：「我用卡賓鎗，美國製，又輕便又準，打獵最適合不過。」呂駝池道：「那可不一定，打獵是騎在馬上開鎗，獵物受驚，跑得又快，要用霰彈鎗，才有把握。」

姜小姐道：「大姐！我的獵鎗在庫裏放着，請你下去叫人去找看庫的把鎗送過來，我先檢查一下。」

呂駝池下樓後，我問姜小姐道：「這位呂大姐甚是可愛，如何成爲妳閨中膩友的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呂大姐是一個了不起的才女，當得上八個字：『才高八斗，學富五車。』因家庭變故，未讀完大學。是我父親在新京（卽長春，僞滿稱新京）一次晚會上認識的。她是漢人，原住在北平，因父親跟溥儀作事，全家都到了東北。因爲她在北平生長，耳濡目染，迷上了平劇，而且能粉墨

登場，能唱小生，亦擅花旦。無論唱腔扮相，堪稱雙絕。因爲我父親也是戲迷，在晚會上聽她唱過『羅成叫關』，也聽過『紅娘』，從心裡喜歡上她。經人介紹，收爲義女。日本投降後，俄軍到了東北，她父親被俄軍擄到俄國去，家也被亂民搶了。我父親憐她身世可憐，特別派人到新京去，把她接到我們府中，陪我讀書。自此我們二人朝夕在一起，情逾手足。你看她表面上是一付快樂的樣子，其實夜裡常在夢中哭醒。以後你千萬記住，不要當着她的面提起這件事，否則她會哭的。」

我聽了黯久之，又是一個『紅豔薄命』。正在此時，呂駝池帶着獵鎗進屋來了，看見我滿面不豫之色，驚道：「怎麼，你們兩個人又談僵了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大姐！妳又『杞人憂天』了，我們在講妳呢。」呂駝池道：「講我甚麼？」姜小姐道：「他說他也是戲迷，甚麼時候有耳福，聽妳唱上一段『羅成叫關』或『紅娘』。」呂駝池道：「等着吧，太陽在西邊出來。」姜小姐道：「可惜找不到配角和鑼鼓手，否則府中廟前有現成的戲臺，妳露一手，給大家開開眼界。」我道：「演『紅娘』或者不難，我可以取張君瑞湊上一脚，姜小姐取崔鶯鶯亦能勝任，只是操琴者不易求，否則清唱也好。」姜小姐道：「這個不難，我的姪女芝媛，胡琴拉得就很好，她曾在戲院登過臺，見過大場面。」我道：「那個姪女？我見過沒有？」姜小姐道：「你已見過，就是新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煮水餃子滿室肉香

任保安大隊長，我的堂哥姜鳴九的女兒。」我記起來了，就是那天在姜鳴九家裡，呂大姐捉弄我，替我解圍的那位小姐，我道：「原來是她。」姜小姐道：「你真小覷了她，她是我們巴圖魯子學歷最高的女學士呢，北平師範大學畢業，只因太過自負，至今已二十三歲，尙待字閨中。你們閩司令的令弟閩惠恩，正在追求她呢。」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呂戩池道：「現在先不談這些，他肚子快要餓了，妳先檢查鎗，我去煮餃子，老太太特別交待，要好好伺候他，萬一怠慢了，老太太怪罪下來，那還了得。」於是呂戩池過去把鍋子放在爐子上，忙着燒開水。姜小姐拿起鎗來檢查，我見那是一支雙管霰彈獵鎗，鎗管經過電鍍，銀光閃閃，十分搶眼。姜小姐道：「這枝獵鎗是名牌，德國克魯伯兵工廠製造，用掉兩百塊銀元買的，比一般獵鎗貴上好幾倍。」她撫摸了一會鎗身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已經塵封很久了，明天又可再試鋒芒了。」

這時呂戩池叫道：「小姐！水開了，我們來下餃子。」姜小姐放下鎗，走到爐邊，我也跟着過去。呂戩池用手把我推開道：「你不會，在這裡礙手礙脚的，請你坐在那裡等着。君固非梁鴻，我們小姐自能『舉案齊眉』，下好了她會端給你吃。」姜小姐聽了，舉起手中的勺子要打，呂戩池笑道：「小姐！請饒過這次，下次不敢了。」姜小姐笑道：「還有下次？」說着在她頭上輕輕敲了一下。

餃子快要煮好了，滿屋都是肉香。呂戩池過

來先把几上的菓盤子都撤到窗前的書桌上，另端上四個小碟來，一碟豆腐乳，一碟韭菜花，一碟錦州醬菜，和一碟大蒜泥。餃子煮熟了，姜小姐用一個大磁盤裝着，端到几上，三個人一齊落坐。

馬嘶破空激發豪情

呂戩池笑着把一碟大蒜泥推到我的面前。我早已養成習慣，出門不吃大蒜，上班不吃大蒜，談話不吃大蒜，何況談戀愛，當然更不能吃大蒜了。便笑着搖頭道：「我不吃大蒜。」呂戩池聽了道：「奇怪了，聽說山東人沒有不吃大蒜大蒜的，那有吃餃子不吃大蒜的道理？」我道：「我確實不吃。」

呂戩池道：「我講個笑話，你不要生氣。」我道：「請講。」呂戩池道：「有兩個山東人打架，誰都拉不開，有人說去找棵大葱來，山東人看見大葱就不打架了，都搶大葱去了。」我聽了笑着舉起筷子來，輕輕的打了她手背一下。呂戩池嚷道：「好啊！你們兩個人合起來欺侮我，都打我。」新人未進房，媒人扔出牆，未免早了一點。」我笑向姜小姐道：「有膠布沒有？」姜小姐道：「要膠布作甚麼？」我笑道：「把大姐的嘴封起來，不准她說話，也不准她吃餃子，看她還敢不敢亂講。」呂戩池搖手討饒道：「千萬不可，我要留着嘴吃餃子。」

吃完餃子，夜已深了。姜小姐和呂戩池要告辭下樓就寢。我道：「時間很晚了，我也要回營了。」呂戩池聽了不悅道：「留也在你，走也在

你，悉聽尊便，沒人攔着你。」說完頭也不同，帶着姜小姐下樓去了。

這不是「天方夜譚」，也不是「聊齋誌異」，因為東北淪陷十四年，對祖國懷念很深，尤其塞外的少女，見慣了粗獷的大漢，對我這個來自重慶的少年新貴，特別有吸引力，而生情愫。我並非矯情，乍處此錦繡簇中，真有點不習慣。爲了不辜負她們的美意，只得勉強留下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呂戩池和姜小姐一齊上樓來了。呂戩池到床邊一看，見被褥折疊得好好的，驚道：「怎麼，你一夜未睡？」我道：「如何不睡，很早起床，就把被褥整理好了。難不成『教妳疊被舖床？』」呂戩池聽了似怒非怒道：「你不要拐着彎罵人，別以爲我聽不懂，一部『西廂記』我都背熟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大姐何只背熟，還能粉墨登場呢。」

這時魏嫂來到房裡，打開爐蓋，加了煤把火弄旺。又端上洗面水、毛巾、牙刷、牙粉、香皂等，全是新的。我洗過臉後，魏嫂已把早餐擺在桌上，四碟小菜、小米粥、蔥油餅和水餃。我笑道：「這麼客氣，太不好意思，大家一齊坐下來吃吧。」呂戩池道：「我們在下邊早用過了，因怕你高臥未起，不敢驚擾，所以現在才上來。」我道：「今天天氣很好，有太陽，打獵的事怎麼樣了？」姜小姐道：「你先吃飯，邊吃邊談。」我道：「好，我們準備甚麼時候出發？在那裡集合？」呂戩池看見我拿起一張蔥油餅吃着，便道：「你要多吃一點，打獵滿山奔跑，肚子容易餓。」姜小姐看看腕錶道：「現在是七點鐘，我們八點

出發，共是十人十騎，九枝獵鎗，大姐心慈不殺生，只跟着湊熱鬧。馬匹一清早就備好了，都拴在王府門口馬槽上。」我道：「我也準備好了，除了馬匹卡賓鎗之外，我還準備了望遠鏡和照相機。等會我的傳令兵會把我的照相機送來，我裝底片。因為打獵是一盛事，尤其和蒙古王爺的千金小姐共獵，更應該留影紀念。」呂駝池笑道：「到底是參謀，行軍佈陣有計劃，連打獵瑣碎小事，亦巨細無遺。」

一會梁國恩來到，把照相機交給我道：「馬已牽在王府大門口，和他們的馬拴在一起，卡賓鎗也在馬鞍上，有騎兵團的衛兵看着。」我道：「沒你的事了，你去吧。」我把照相機的皮套打開，姜小姐和呂駝池一齊圍過來看。姜小姐道：「聽說你的照相機是名牌？」我道：「正是，是德國蔡司廠休克名牌，最新式的一五鏡頭，鏡頭可以拆卸，另有一百二十厘米厚望遠鏡頭，這種照相機，聽說全東北只有兩架，一架被長官部少將高參牧野搜購而去，再就是我的這一架。有一次，我在錦州遇到新一軍五十師師長潘裕昆，他喜歡攝影，也喜歡玩鎗。他有兩枝美製左輪手鎗，一大一小全是電鍍的，十分名貴。他照相都用美國柯達彩色底片，底片照完後，要裝在特製的小布口袋裡，寄到美國去沖洗。因為我們是同好，遂成了知己。不過我現在用的還是日本櫻花牌黑白底片，一卷底片可照五十張，因為日本照相技術，還沒有美國發達，只能拍黑白片。如果有電影機就好了，把全部打獵實況錄製下來，那才棒呢。」

姜小姐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道：「野外冷，你穿甚麼衣服？」我道：「棉軍衣，裡面再加一件毛衣，短統皮靴，戴妳送給我的那頂獺皮帽子就可以了。」姜小姐又看腕錶，道：「大姐！七點半了，我們也好換衣服了。」於是她們二人相偕下樓。我把衣服穿好，加上麻姐親手織的那件「孔雀開屏」毛衣，又把照相機的底片裝上，一切便告竣事。

少頃，姜小姐和呂駝池換好獵裝來了。二人同樣裝束，頭戴三塊瓦式獺皮帽子，帽下露出兩條及肩的小辮子，上着黃色鹿皮茄克，下穿同色皮長褲，腳蹬繡了花的長統黃色皮靴，胸前各掛着一付小巧的望遠鏡，手執皮鞭，一齊含笑站在我的面前。呂駝池笑道：「請看我們這身打扮如何？」我讚道：「英姿挺拔，不讓鬚眉，今之木蘭、紅玉也。」於是三人一齊下樓，來到王府大門口。門口兩旁蹲着一對巨大的石獅子，騎兵團的兩名衛兵，持鎗分立石獅子下面佈崗。大門不遠處空場上，立着兩根高聳雲表的旗杆，旗杆左右排列着數十個石鑿的馬槽，地上鋪着光滑的青石板。想見當年王府氣派，是何等顯赫。那馬槽上拴着十餘匹駿馬，我的「雪球」赫然在焉。只聽馬蹄踏在青石板上，鏗鏘有聲，陣陣馬嘶，劃破塞外長空，激起無限豪情壯志。

吟唱獵狐射殺野鷄

這天因為天氣放晴，又適逢巴圖營子趕集的日子，遠近百姓一早就來到巴圖營子趕集。看到王府小姐帶着大批人馬出鎮打獵，連集也不趕了

，一齊聚攏來看熱鬧，直擠得路上水洩不通。早惱了宣撫組第二隊長李文保，一聲大罵，衝進人羣，左右揮鞭一陣亂打。我看太不像話，便急急喝道：「李隊長！快放下鞭子！不得如此！」李文保聽了，啞啞連聲而退。呂駝池笑道：「好一個莽撞的『黑旋風』，錯把個巴圖營子當作廬家莊，真有趣。」我道：「他原是一名礦工，日本投降後，他繳了礦警的械，便自己幹起土匪來，到處搶奪，後來被閩充收編了。因為他很勇敢，也頗忠心，所以將他編為宣撫組第二隊長，我走到那裡，多帶他在身邊。」

我們一行十一人跨上馬，出了巴圖營子南門，隊伍成雁翅形，直往南山奔去。我與姜小姐、呂駝池在前，左右兩翼各四騎，踏着積雪而行，馬蹄過處，濺起飛雪，如在雲霧中。姜小姐斜背着獵鎗，嬌小的身形，雜在彪形大漢的獵人羣中，却顯得嬌健非常。我們漸行漸高，走了十餘華里，已來到山腰，姜小姐油畫上，畫的那座廟宇附近。姜小姐說：「到了。」我由望遠鏡中，看見前面不遠處雪地裡，有一隻狀如黃鼠狼的灰色野獸，人立着，抱起前爪，不停的向太陽揖拜，嘴裡還發出嗚嗚的叫聲。我歡喜若狂，道聲：「來了！」由肩上取下卡賓鎗，就要瞄準射擊。姜小姐在望遠鏡中也看見了，連忙攔住道：「不要殺他！那是一隻『豆畜子』，可憐的動物。」我道：「却是為何？」

姜小姐道：「豆畜子每當秋天收穫之前，在農田裡偷些大豆高粱，用嘴巴含進洞裡，積少成多，一季下來，總有十幾二十幾斤，冬天便靠

這些糧食過多。偏偏有些農人貪心，到了冬天農閒的時候，帶着口袋通條（有尖的鐵棒）到田地裡四下尋找。碰到土地鬆軟的地方，便用通條插下去，一試便知，是不是豆畜子藏糧的洞穴，然後扒開上面的鬆土，把糧食搜進口袋中，一天下來，可得數十斤之多。迨豆畜子回洞，發現存糧被盜，自知敵多無法度過，便尋一處灌木樹杈，把脖子吊上去，一命而亡。」我道：「這隻豆畜子想是幸運者了，糧食未被人盜去，我們何忍殺牠。」忽聽一陣叱喝聲，原來有一隻狐狸被獵人趕了出來，在雪地裡狂奔，身形暴露，毫無隱蔽。但獵人却不願搶功，有意討好，讓給主人拔頭籌，所以都不拔鎗。姜小姐嬌叱一聲道：「哇！好大的一隻狐狸！你不開鎗，等待何時？」我聽了，舉起卡賓鎗瞄準，扣下扳機，砰！一聲，子彈不知飛向何處，狐狸仍在跑。姜小姐見我落空，不再遲疑，迅即舉起雙管獵鎗，瞄準目標，轟然一聲，只見那隻狐狸縱起丈餘高，落下地來，氣絕而亡，血染雪地，一片殷紅，立刻引起一陣歡呼聲。一獵人飛奔向前，一躍下馬，揀起獵物，又返身上馬，奔回姜小姐馬前獻上。姜小姐道：「我看到了，收起來！」

我們繼續策馬，奔向山頂，獵人也四下散開，縱馬狂奔，口裡大聲呼喝：「哇！哈！」一時山谷迴響，久久不絕。終於又在一處灌木叢中，趕出兩隻野鷄來。那野鷄原名雉鷄，羽毛十分美麗，尤其尾巴上拖着兩支長翎，不但鮮豔，連唱平劇的鬚生和小生，戴的戲冠上，都插着兩支雉鷄翎。又因為雉鷄在山林中，專覓松子一類種子為食物，故其肉清香無比，人們爭食之。在東北冬季，也成了火鍋不可或缺的佳餚。野鷄不善飛，在地上奔跑，異常迅速。被獵人趕出來的兩隻野鷄，一隻剛剛飛了起來，被姜小姐一鎗射中，掉落在雪地上。另一隻較小的，奔跑了一陣，飛不起來，最後急了，鑽進一處灌木叢中，只剩長長的尾巴露在外面。呂駝池大聲叫道：「不要殺牠！」姜小姐道：「大姐！妳想怎樣？」呂駝池道：「我猜想那隻大的可能是母親，小的一隻是他的孩子，已殺其母，何忍再殺其子？我想把牠活捉了，帶回家去養着。」姜小姐笑道：「就依大姐。」於是呂駝池策馬奔了過去，躍下馬背，在樹叢中，硬把那隻野鷄活活的拖了出來。然後用手在頭上解下繫辮子的絲帶，把野鷄兩隻腳捆了，跳上馬去，奔回姜小姐馬前，滿臉露出喜悅之色。

海闊天空還你飛翔

我大聲道：「人生際遇無常，值此盛會，安得不攝影留念！」於是取下照相機，調好光圈距離，交到呂駝池手上，道：「大姐！我與文揚排在一起，請妳代勞，按下快門，拍一張照片留念。」呂駝池笑道：「遵命，你們快擺好姿勢。」我與姜小姐勒馬並轡，遙望遠處天空，忽聽嘩！一聲，已被攝入鏡頭。

攝過影後，不禁意興遄飛，豪情萬丈，立馬山崗，遙望山下巴圖營子，宛如棋盤，大凌河蜿蜒如帶，風景如畫，盡收眼底，好一派大地錦繡河山！正在此時，忽見山下有兩騎飛奔上山，形

色倉皇，我知道必有事故發生。少時，那兩騎來到面前，見是我的傳令兵梁國恩和隊長李文保。梁國恩道：「長官部有命令到，送命令的人，一定等你回去親自簽收。」

姜小姐聽了，知道事情不妙，嚇得快哭了，呂駝池臉上也變了顏色。我心裡早已有準備，知道必定是調動命令下來了，便道：「一定是部隊調防的命令，前幾天我已經和妳們說過了。」姜小姐淒然道：「我就是怕的這一天，現在終於來了。」呂駝池更把野鷄腳上的絲帶解開，向空中一拋道：「掃興，還你自由去吧，海闊天空任你飛翔。」野鷄獲釋，飛了一陣，落地奔跑而去，一會兒失去踪影，姜小姐看着，不禁哭了。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、旅遊記趣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。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